武經總要

一五

謂曰劉休範父子皆已戮屍在南崗下觀汝等名
皆已焚除勿懼也乃分遣衆軍擊平賊黨道成振
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温克汗及
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特勒
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
賊衆既無酋長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
器械以贖特勒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大

恐頡利亦遣石阿失畢與特勒偕領兵以特勒死
不敢歸率妻孥降
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都城東西平易受敵
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緊急及引晉水界汾而注
城之東瀦以為池寇至計有守陴者萬人又決汾
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錢政範防
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名將吏收牧馬
厮役得千餘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兵造甲

者必令長短三等以稱士卒服被

田悅與晉青恒冀通謀自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

重城絶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將李洪臨洺張伾皆

堅守昭義軍告急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

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

軍出嶔口未過險持書喻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

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燧皆斬之遣兵擊

破其前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

闕
李愬為隨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愬當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衆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衆軍信而樂之愬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其賊既敗高袁二師且輕愬名位無所畏憚頗懈備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

分兵拒守建唐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粮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翊日諸軍所至遇梁軍之樵芻者執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祖引師厚兵就德倫共攻蓨縣始至縣西未置營嗣弘建唐各領百餘騎用賊旗幟與芻粮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

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故詐以東為願也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

穴夜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燕軍視之皆龍文大驚盡被觸死傷五千人因銜枚縱擊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罌聲動天地燕軍敗復齊七十餘城

宋將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大渠南來注浦宋師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迎限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鋭衆士氣方勵彼已破膽一戰可

定何疑焉慜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
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慜率兵直渡渠
奮擊遂克林邑
王鎮惡與武帝期尅洛陽既而鎮惡至潼關請率水軍
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艟小艦行船
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
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
棄舟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

悔將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欲退使晉渡陽子宣言曰

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東晉盧循寇逼建業劉道規司馬王鎮之及將軍檀道濟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潯陽鎮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尅建業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詔以謙為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尅江陵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

刀斧將士童義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

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召告人陽怒失節

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

曉至刻既差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

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

曰救火者斬之童義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

斬之

王翊為河中少尹有裨將凌正橫暴擾軍政約至夜鼓

謀叛賊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
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王師襲破之
太祖朝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
官進嘯聚士卒千餘衆刼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
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籤梃相撻擊必
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
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更賊悉遁去因
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

太平興國元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武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包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為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十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

制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為疑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時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為彼用陳叔寶果大造船輸船市馬輸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

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叔宗嚴倫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陁者令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州晉軍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城

入密語左右曰賊來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
賊懼曉必逸賊驟聞鼓鳴將謂曉遂奔散追擊盡
獲之
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
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叅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
領百舸前發鎮惡受命晝夜兼行聲言到兗州毅
為信然不設備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行
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上岸立

衍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頴胄不同遣頴胄親
人參軍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
書與頴胄勸同舉兵頴胄意猶未決山陽至巴陵
衍復令天虎賫書與頴胄及其弟頴達且設竒畧
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入荆州舉兵及
山陽至江安遲回十日餘不上頴胄大懼計無所
出夜呼參軍席闡文與柳忱閉閤定議闡文曰
蕭雍州蓄養士馬固非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

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有數百騎令所
在處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
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賫棒一枚置於馬側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
命壯士勇者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
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
東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
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泰縱火船於上流以燒

棄走賊獲米謂遬士衆豐飽而已飢久益懼無復

膽氣

後周末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

縣多從迥堅遣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别

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

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猝至方槌牛享

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遽至遂拔成武

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